

美/丽/重/庆

风吹稻浪



杨晶

七月的东升,稻浪翻涌。

绿得仿佛没有一星杂质的稻田,齐齐整整的,一片连着一片,就连成了无边的稻田,抑或,无边的绿毯,在东升这片土地上,奢华地铺展。

每次与稻田相见,心底或耳畔,总会响起两句歌词,一句是罗大佑的《童年》: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另一句来自小学音乐课的《我们的田野》: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碧绿的河水,流过无边的稻田,无边的稻田,好像起伏的海面。

在东升,流过稻田的,不是河水,是湖水,藏粮湖的水。清澈的湖水,踏着那舒缓而优美的旋律,流过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

藏粮湖,藏着粮食的湖,当地群众修建而成,1965年至1975年,历经十年艰辛。不是藏金湖、藏银湖,也不是藏珍湖、藏宝湖,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在肚子干瘪的岁月,还有什么东西比粮食更珍贵更实在?所以,东升人为湖起名“藏粮”,无非是希望,从此能够顿顿吃上白米饭。

东升是我的老家,是我童年的天堂,抑或避难所、避风港,一到寒暑假,我就会驻扎于此,将父亲的严苛和母亲的唠叨丢到九霄云外。在那片与大自然没有距离的天地中,采野果,打猪草,摸鱼捉虾,骑牛,喂猪……甚至,提个竹筐子再拿把竹夹

子,与“儿捡粪——捡半斤”的鸟语一路相伴捡狗屎,都深藏无穷乐趣,一双童眸看到的,全是东升带来的快乐,无暇去理会,亦不懂去理会,东升还有贫穷、落后的另一面。地形受限,土地贫瘠,虽然离城很近,却并不比偏远山村好过。日子窘迫,为安抚躁动的肚皮,上个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一些老乡捂着一张脸,提着一颗心,干起了小偷小摸的勾当,因此,潼南有过这样一句民间传言:大佛坝出状子、桂林坝出锭子(拳头)、东升出贼娃子。

时间飞快,渐渐昏花的眼睛,也看到了东升一点点的变化。从泥巴路到碎石路、水泥路、沥青路,如今的东升,位于成渝高速、潼荣高速以及产业大道所包围的“黄金三角带”,当年距潼南城区7.5公里,现在不到4公里,距潼南南高速路口仅2公里。再看房子,从茅草房到泥瓦房、水泥房、“迎客松”楼房、别墅式洋房,还有,超市、卫生室、农家书屋、远程教育中心……吃饱早已不是问题,东升人如今琢磨的,是如何让东升更美丽,更宜居。

说到东升,有点名气的除了茶山、藏粮湖、乔巴菌外,还有大米,是的,大米,曾被东升人钆刻进藏粮湖的大米。

大米叫做黄泥巴大米,这名字简直不要太接地气。东升的土壤为黄泥巴,黏乎,比不得坝上土壤,肥沃、疏松、渗水性好,种啥啥健壮,不过这黄泥巴对水稻十分友好,由于呈酸性

人/生/走/笔

被文字叫醒



陈文君

读书的时候,要能读到一些自己心喜的文字,就如在山中坐听山间溪流、潺潺水声,令人如沐春风,心旷神怡。

比如,这个夏夜,重新品读钱红丽的《读画记》,在她笔墨线条的人文情怀中,忽地又勾起了自己那些与文字有关的印记。读书和写字,其实都是那么一回事。

也许,文字是一种遇见,有些人可以在文字中循迹而来,相逢邂逅,并物以类聚。文字更是一种内心的透露,各有体味。文字亦是奢侈的,需要有温厚纯良的心性。文字,是你手中的钢针捻线,任你细指如梭,织就锦绣文章。

语言不过是一种形式或介质,它要去的地方是远方。也许,它就是一流溪水,但溪水里隐着无数棵青草,弯着腰,一路流淌去,葳蕤一片、绿意葱茏,路过的人碰巧看见了,就站在那里,心里顿时有了异样的喜悦,虽然说不出喜从何来,这大抵是文字给予人的美好。

正如钱红丽自白里的一段话:“倘若文学是传说中的上帝的话,那么,我愿意把它作为一种信仰,力求一点点地接近永恒,为了那种无法言语的安慰。一些汉字,原本一直沉睡在那里,我要把它们一个一个都叫醒过来,然后,我们彼此搀扶,一起走下去,就是这种过程,为的也是一种安慰,以便日后,一个人活得太孤漫……”好羡慕她的笔下境界,被文字叫醒的感觉真好!

所有事物在她笔下仿佛都有了温度,有了感情,可触可感,却又不蔓不枝,恰到好处。钱红丽的文字里有一股清气萦绕,纯粹从容,有一种恒定平常的东西,仿佛可以一路把你送到远方去。也许,考量一个人的文字,需要时间。隔着十年的光阴,再细品钱红丽的文字,她笔下的东西依然有生命力。

我很喜欢钱红丽的这一句独白:“对于书写,我的理想颇可渺茫——假若求一个永恒,我愿意以文字去抵达,默默地与身处这个时代保持距离,像苏轼那么宠辱不惊。”如何以文字去抵达呢?

我常自嘲是一介文学青年,难免不附庸风雅地写些字,许多时光也就被那些充满着喜怒哀乐情绪化的文字给占据掉了。如果说阅读打开了自己心灵的一扇窗,那么,书写就是窗外的那一道道风景线。“心中有景,笔下方有神”就是自己一直要追求的境界。

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对于写作,或者说,对于写字,只能算是一种习惯,习惯我手写我心。而文字,是心灵的自我救赎。

惟愿以文字去抵达文学河流的彼岸,在每一个清晨,被一串鸟鸣缓缓叫醒。

(作者系重庆涪陵区作家协会理事)

新/作/者/

那些该扔的,就别留了

余杨

上个周末,我决心清理那塞得满满的抽屉。

拉开时,仿佛打开了一个尘封多年的时光匣子——里面全是些“将来也许用得上”的东西:过期的优惠券、皱巴巴的演唱会票根、早已失去光泽的钥匙串、缠成一团的旧耳机线、还有螺丝钉、橡皮擦……

它们挤在一处,如同蒙尘的旧梦,无声无息地填满了有限的空间。其中一张薄薄的票据,是多年前一张短途车票,字迹已经模糊难辨。

我捏着它,心里莫名犹豫:扔吗?它曾是我某段旅程的见证。可细想,那旅途的风景、车厢里的笑语,早已在记忆里模糊得只剩轮廓。

这张褪色的纸片,又能证明什么呢?不过是旧日余烬里的一点灰屑罢了。

原来我们执意保存的,往往不是物件本身,而是它背后那缕早已消散的气与温度——我们舍不得的,终究是那个特定时刻的自己。

更令人哑然失笑的,是角落里那个早已坏掉的小电扇。夏日高温时它曾卖力转动,如今却只剩沉默与锈迹。我一度想着“修修总还能用”,却任由它占据角落,一放就是多年。

时光不动声色地流逝,它却成了我“也许有用”这个念头下的囚徒——原来不是物件在角落等我,而是我以“有用”之名,将它囚禁在了无用的虚妄里。

朋友来访,瞥见我一桌狼藉,不禁笑问:“你这是要开旧物展览馆?”

我自嘲:“是啊,全是宝贝。”

朋友随手拿起一个生锈的指甲刀:“这东西,剪得动指甲吗?”

我无言以对。

她轻巧地扔进垃圾袋:“留着没用的东西,就像拖着条看不见的锁链,你以为是守着什么,其实只是把自己困在原地。”

那句话像一把钥匙,轻轻一转,豁然开朗。

是啊,那些压箱底的物件,那些无用的囤积,哪里是在珍惜?

分明是另一种形式的浪费——浪费空间,更浪费了轻盈向前的可能。

人这一生,行囊有限,何苦把昨日尘埃尽数背负?

当空间清爽了,心才真正清明。

嘿,朋友,你家里是否也有这样一些“舍不得”?不如就从今天开始,动手清理吧。

问问自己:这东西,一年内碰过吗?它真的还有用吗?

当阳光重新照进被杂物侵占的角落,当空气在空出的地方自由流动,我们才会真正明白:人生行囊有限,负重太多,再美的风景也成了负担。

(作者单位:重庆巴南区圣灯山镇人民政府)

诗/绪/纷/飞

青海行(组诗)



冷月

在德令哈,怀念一个人

许多年前
一位诗人让我记住了你
——德令哈

夜色笼罩,只有戈壁空
“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德令哈,一个孤独的靈魂
你的荒野绵延无尽的忧伤

今夜,我跨越千山万水到达你
一钩新月洒下薄薄的寒凉
茫茫戈壁依旧空空
我看不见你金色的原野
金戈铁马已经沉睡
我的野马无处放牧
七夕的月色带着难以揣测的深意
今夜,我在德令哈
和他远隔千山万水

七彩丹霞山

是天上的彩虹挂错了地方
还是神女的彩衣飘落人间
亦或是许多位大画家
向着那些寸草不生的群山
肆意泼洒五彩的颜料

七彩丹霞,你是人间的奇迹
你是大自然的神笔
你的美装饰了我的眼眸
从此,我看世界的目光
有了更多的崇敬与宽广

青海湖

那浩瀚的蓝
是我从未想象过的
从望到你的第一抹蓝开始
我们追随你
绵延数百千米
匍匐于你的脚下
你比大海蓝得更透彻
你的波涛连接到天边
在你面前,我比尘埃更低

传说你是西王母的瑶池
如今守着她的天地寸步不离
护佑她的子子孙孙
千秋万世
湟鱼和鸬鸟
在你的怀中安居乐业
请让我化作一片云
把缥缈的影子
投射在你的波心
(作者单位:重庆璧山区实验小学)